續高僧傳卷第九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五　正紀十四　附見六

周益州謝鎮寺釋寶海傳一

隋益州龍淵寺釋智方傳二

隋荊州龍泉寺釋羅雲傳三

隋荊州等界寺釋法安傳四

隋襄州龍泉寺釋慧哲傳五（道撰　慧拔　慧稱　慧晧）

隋江表徐方中寺釋慧暅傳六

隋常州安國寺釋慧弼傳七

隋相州演空寺釋靈裕傳八

隋西京空觀道場釋慧藏傳九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傳十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傳十一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傳十二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傳十三

隋京師大興善道場釋僧粲傳十四（僧彎　僧鳳）

釋寶海姓龔巴西閬中人少出家有遠志承揚部佛法崇盛便決擔下峽既至金陵依雲法師聽習成實旁綜

諸佛亟發清譽乃引衆別講徒屬兼 [illegible]
多千時梁高重法自講涅槃命海論
佛性義便昇論榻雖往返言晤而執
鍮石香爐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爐
非鍮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
帽簪非毒不戴帝大悅衆咸驚歎
及後還蜀住謝鎮寺大弘講肆武陵王
紀作鎮井絡欽愛無已每就海宿諮玄
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灌手曰影初
出王曰日暉狀似城中風動剎
鈴方知寺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
鳴海曰遥看蓋動喜過陳思忽聽馬
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出王昇車
謂御從曰聽海法師言詞令我盤桓
亟不能去其辯給無方爲此例也周
氏跨踞梁益庸公鎮方弥加深敬越
於恒伍時年八十謂門人法明曰吾
死至矣一無前慮但悲末後圖塔湮
滅耳嘗露屍以遺鳥狩及建武之年
果被除屏今院宇荒蕪惟餘一堂容
像存焉
釋智方蜀川資中人出身東吳遠祖
官於西蜀遂乃家焉童稚出家止剛

郭龍剎寺輪法師所早與寶海周旋 續高僧傳[illegible]
同往揚都雲法師講下而機辯英利
播名揚越每講商略詞義清雅泉飛
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
講法華至寶塔品高妙遂序王揮義了
乃曰何必昔佛國土有此高妙即指
都福地亦甚莊嚴至如弥天七級共
日月爭光同泰九層與煙霞競色方
井則倒垂荷葉圓桶則側布蓮華似
安住之居南類尼佉之鎮北耳聞目
見應可聯衡錄得者祕以貴歸益部
吁嗟歎爲驚絶故其語出成章狀如
宿構寶海頻來擊難發其聲彩故
海問曰三變此方改穢成淨亦能變
凡成聖不荅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
凡聖自尒何勞改變又難若尒則六
十小劫謂如食頃但是聖覩凡不能
覩凡聖俱覩凡聖俱聖方笑曰高坐
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難耳海覺言
失乃謂曰三隅木卅何謂智方尋聲
報曰瓦礫滓池鄒穢寶海衆大笑而
散及疾甚海恒來看慰乃謝曰智方
不能攝養致此沉痾仰勞仁者數來

惡聞頻生善處常與同遊咸而異香
[illegible]
滿室中夜卒於益部年九十餘
釋羅雲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從上
明東寺出家志操所懷弗希成德聞
金陵道王素隱者若林遂輕千里遠
涉勝侶會揚都道朗成業興皇乃傾
首法筵鑽仰徽烈一乘四論大部律
途于時常令學徒括究幽隱雲年十
六甫在幼沖銳志前驅問常無常義
而容色无撓賓主綽然衆咸嘉賞朗
乃以所服被受衆贈之自此名稱踰
遠所在傳之而樂法不窮如愚莫滯
自朗遷後廣訪所聞又從福緣寺亘
法師採酌遺逸亘縱解无遺任其鑽
仰雲以三論奧義未被荊南二障多
阻誓當弘演有栖禪寺隆禪師定慧
兼修注心開剖于時六合混壹三楚
全盛衆若稻麻人多杞梓雲創還鄉
寺乘此應機居端座為請益之師吐
清言為住法之首總管宜陽公王世
積請使舍人蕭子寶躬臨法席咸誦
德音有龍泉寺地隣郢塵心存閑曠
乃居之五十餘年修緝棟宇常坐不

因領徒五百時呈麹斐煬帝予名有 續高僧傳第九[illegible]達
勑延入避迹鑒塢以病而退昔釋道
安於上州東寺造堂七間暈翬後造
五間連甍接棟描列十二雲此堂中
講四經三論各數十遍不於文外別
有撰述皆心思口演水釋理順故得
空有兩忘教義雙舉時招滋有道士
姓俞又抽袖者學冠李宗業該儒史常
講莊老私用內經雲命門人慧成道
勝曰彼道士鋒飛蟻聚掠牛益法情
實難容爾傳吾言摧彼邪蹤成等詣
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
成曰脫珎御服者弊垢衣習近窮迷
將闢漸化時以為名荅成前呼俞為
先生俞瞋曰我非俗士那詺我為先
生成曰汝既諱喚先生請除先字還傳舊
姓名曰俞生所以句句之中常銜俞
生于時大衆欲笑無已道士負慙折
角雲奉執高尚雅鎮時俗迎送憂吊
一無預焉或負榮徹道者聞而往造
又見參禮于流心戰生緣在神山之
下一夏居上靜處思玄毋日自責登
上供設有問其故之曰即此為報毋

之劬勞也昔朱粲寇掠荆南寺多焚 [illegible]
毁惟雲所造龍泉獨存以賊中捨宅
雲曾授戒所以尊師重法寺獲存焉
雲兄弟五人皆為法師而雲最小神
彩特達入室弟子十人椿詵滏暄等
傳道開化岷蜀江淮故未叙歷以隋
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坐遷
於寺房春秋七十五中書令岑文本
製碑沙門道顒即雲之兄也學通大
小名聞道俗於上明東寺起重閣在
安公驢廟北傳云安公乘赤驢從上
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覆撿校兩寺
并四層三所人今重之名為驢廟此
廟即繫驢處也
釋法安姓田枝江人神彩俊越見稱
僮幼年十八遊學金陵初聽成實後
學中觀於興皇座下有餘年燕子慶
空智乎特秀三千學侶獨標三絕之
名形長八尺風儀挺特一也解義窮
深二也精進潔己三也時號涅槃每
立異義令衆難之人雖巨衆無能屈
者由是聲聞楚越一時朗公知其[illegible]
令論義應命攝學問領[illegible]同往復究

久便止俑曰尒表竒乎對曰我若恒
沙何可盡也時學門名安者多旦之
為沙文三論四經皆講制留初章及
廣甬章學理致宏達流傳滿漢年過
不惑迴情在定更不談說時往戒禪
師所共論定道逐磨之性動經晨夕
而不敢借食不飲濁漿春秋六十五
終於等界寺寺在秘洲之上西堂沙
洲即劍氣注法華之地今經臺餘基
尚在
揮慧招姓趙氏襄陽人識度弘朗業
操清遠出家已後南趣揚都會陳國
文昌載隆三寶僧正瓊公精理入神
淨行絕倫徽猷烟世号烏瓊帝尚
重焉奉為大僧正也監護法城為物
依止陳氏王族歸戒所投自餘槐棘
無敢造者住建初寺禎明元年忽然
生逝葬楳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黃麾
請仗衛送葬所初未終頃所往寺塔
三日光現因而告終道俗異焉時鼓
城寺寶瓊者善講說有風采形相奇
白世子白瓊事見別傳招初恭聽其
講大開令業眾徒講說蜂從新發以

慧悟自矜頓使徹誕承興皇道朗神[illegible]
猜若網字有當鋒因而從其言晤往
復移時吞對迹達拓大異之即從洪
聽沉隱微密自然通解而威容自矜
動止摽決吉於行路忽遇雷雨霈注
拓從容如常不失規矩時瀉靴水女
行達寺行步詳序視瞻不眄轉身徐
顧元安乘越時人呼為象王拓也又
善護根門節量口腹便利澡沐全有
延濫所以名請洽含信宿經時皆不
覩其流織歎美增感及講三論雋朗
之響重光先價引衆泝流留于本邑
住城西望楚山光福禪房下龍泉寺
常以弘法為務涅槃三論迭互相續
學士三百餘人成器傳燈可有五十
即惠嵩法深智嵩法同慧璿慧暠等
是也各領徒屬所在通化開皇十七
年四月卒于龍泉時年五十有九葬
于四望山寺弟子惠嵩等竪碑于本住
沙門惠嚮製文嚮有奇才思力遒壯
為揔管崔衛所重嵩有學者多所
游貫今住京都頻揚講說時圖邑有
洪揔者統開大小每開決肆以達解

之望微延慧日故西楚傳号為前後
兩掊六
擇慧晅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
分崩避地江左小震是宅多歷年世
今為義興陽羨人也祖韶齊殿中將
軍父覆梁長水挍尉並偃仰衡門不
求聞達優遊卒歲易衆而住晅頡悟
冥来挺操童幼鑽求六經略通大義
蓋家教之常習非其好也年十八乃
喟然歎曰服膺周孔以仁義為先歸
心黄老以虚无為貴而往来生死出
入塵勞乃域中之累業非出世之要
道也既發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應
夢見一塔累級五層晝采莊嚴迢然
峻峙因而礼拜願昇此塔少選之頃
俄上相輪當時身心快樂未曾有也
於是將遊京邑途次朱方遇竹林寺
詡法師雅相嗟賞乃依止出家為十
戒和上尋出都住甘露鼓寺進具已
後從靜衆峰師受十誦律又聽龍光
綽師成實自綽化往更採衆師偏意
毗曇并入揵度將欲並遊祕奧盡掇
菁華還從龍光學士大僧都舒法師

斫精成論及舒物故親愛遺囑值梁

室陵蕩京寺荒殘乃裂裳被錫來止
南徐晏報地恩薫修法事陳武在田
半方歷試夙承高譽雅相欽重司空
侯公次牧此州虛心頂戴永定三年
侯公入輔乃請出都於白馬寺講涅
槃經及成實論學徒雲結不遠千里
揮汗鼓袂風雨生焉法筵之盛莫或
斯擬天嘉二年學士實持等二百七
十人請講於湘宮寺太建四年宣帝
勅請從講東安後主昔在春坊盛經
義集曾屬才辯雄達特所盜心及嗣
實位深惟夢御至德元年下詔爲京
邑大僧都四年轉大僧正及天下混
一來止徐方緣會數弘無替晴序以
開皇九年七月十日遷於中寺春秋
七十有五其月二十八日窆於鍾山
之巖惟咱行業清高靈祇響應神通
感占不可思也昔在陳朝每年夏中
常請於樂遊苑爲陳氏七祖及揚都
六廟諸神發涅槃大品經並延神坐
俱在講筵所以翠羽孔蓋羽服霓裳
交亂人物驚神眩目而往來迎送必

降雲雨冥期無爽十有餘載常蔬食
後講前假蘇復息及講時將至輙見
朱衣人嘆曰法師好起也陳領軍將
軍任忠少為將師雅好畋遊然殖
勝因善識將發庖廚饔餼悉放奇光
覩而惟之竊懷憂懼夜夢異人来謂
已曰如請東安講則所見必當無憂
既而覺悟歡喜踊躍罝罦矰繳一時
焚燼仍屈兩夏於府講說因此懺悔
承持二經受不殺戒故靈迹寔繁未
陳乃一凡講成實玄義六十三遍論
文十五遍涅槃大品各二十餘遍五
十許年法事相接自餘衆部略而不
載菩薩戒弟子司空吳明徹等公侯將
相貴遊朝士數千餘人難以勝記弟
子智瑜等以音儀永謝餘論將空非
彼豐碑無陳聲實乃勒銘于寺中菩
薩戒弟子著作郎瑯琊王胄製文
釋慧弼姓蔣氏常州義興人也祖玄
略以忠孝登朝父元既以才華待詔
咸佩印綬並奏弦歌季父元舉陳世
公卿庭列鼓鍾路橫騄駟車馬之客
填階琴嘯之賓盈席見弼青襟之年

神僧咸異曉曰此子若逢風德給為 [illegible]
王佐之才既挺龍頭必有封侯之應
彌情存出俗因而答曰無為之貴可
以娛情有待之煩徒勞人耳於即蘇
素栖遅便思脫躧陳武龍飛大興元
福永定二年躬行衮冕為剪周羅三
衣什物一時通給乃伏業於惠殿寺
領法師為弟子領東南竹箭震澤風
聲王族望僧塗香是屬彌親承雅訓
聽受成實年登弱冠擢錐淮海值寶
梁明上盛卯新實天宫晃公又敷心
論遂窮神追討務盡教源所以六足
八揵四真五聚明若指掌因或有遺
天嘉元年遊諸講肆旁求俊烈備見
百梁悟苐炎之陋頻涉三休恨土階
之卑乃去小從大從轍舊章聽綰隆
捨公卯持四論緫經一悟功倍常徒
研味數旬精通玄極是知大智本行
與日月而齊明名播普聞將風雲而
共遠然其神思沉瞻詞吐抑揚剪方
古之盤根明百年之闇室浙左欽德
更甚江東太建十年下敕於長城報
德寺講涅槃法華瓶錫盈堂簪裾滿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十張　道

席曾疑請道接踵成林稟戒承歸排　亦
肩如市莫不謂百步之香草或千年
之聖人爰至梧公將乎大漸仍遣使
者旨還京室鸞凡麈尾經書義疏預
是講儀一皆付囑欲令法輪不斷佛
種相仍彌頂受遺令時滿六年敷演
論經各盈十遍傳授之美復見伊人
隋師伐罪陳運受終思報地恩言旋
故里安國寺者陳武所營基趾仍存
房廡彫壞彌蒙犯霜露振錫揚煙廣
率良朋願言修理故得寺宇光華門
房儼麗故真觀法師製寺碑曰花坤錦
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還庭竦塔月
臨月殿粉壁照炎金波雲朕雲臺晝
梁承於王業是也至於經像繕修鍾
磬鎔範其為法利胡可勝言以開皇
十九年正月忽抱氣疾便覺彌留至
三月半午時從化春秋六十有三窆
于華陽之山學士慧方倍隨歲久義
解鉤深堪任傳燈咸以付囑乃立碑
於寺六
釋靈裕俗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也
年居皇幼異行感人每見儀像沙門

必形心隨郡閑居舘脊相亦坟悟習
悽致使鄉黨侍考親祿為之止榮年
登六歲便知受戒父母強之誓心無
毀尋授章本及沙千文不盈晦朔習
誦俱了至於孝經論語繞讀文詞諸
明注解由是二親偏愛望嗣門風年
七歲啓父出家父以慧解夙成意宗
繼世決指不許唯令俗學專尋經務
儀之道法裕嘆曰不得七歲出家一
生壞矣遂通覽羣籍旁資於父兄普包
括異同深探幽賾唯老莊及易未摘
承傳年十五酒欲逃世會丁父艱便
從世族告幽棠轉杖而能起服畢誓
俗心猛不敢辭毋點往趙郡應覺寺
投明寶二禪師而出家焉其人亦東
川之標領也既初染大法勅令誦經
裕執卷而指曰我今將学必先要心
三歲微言定當窮旨終無處中下之
流暨於儒釋兩教遍須通曉也年始
弱冠聞慧光律師英猷鄴下即往歸
禀會巳残世纔經七日獨嗟無遇戒
約何依乃迴投鼎師聽於地論僅得
法席終于三年二十有二方進具戒

還從明寶二德求為本師乃皆辭曰

吾為汝緣吾非汝師可往勝上所也
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即誦四分僧祇
二戒自寫其文八日之中書誦俱了
有定州刺史侯景訪裕道行奏請度之
錄入公名甚相器重後南遊漳滏於
隱公所偏學四分隨聞尋記五卷行
之又以地論初興惠光開悟之元匠
流衍弘導道憑即光師之所親承憑
光並有別傳裕依憑法席晨夜幽通
發奇剖新者皆共推揖有齊宣帝盛
弘釋典大統法上勢覆群英學者望
風嚮附用律僥倖唯裕仗節專卓
然不偶倫類但慮未聞所聞用為翹
結耳後上統深委高亮欽而敬之自
此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皆博尋
舊解穿鑿新異唯大集般若觀經遺
教等疏拔思會襟非師講授又從安
遊榮等三師聽雜心義嵩林二師學
成實論功將一紀解貫二乘經領有
存皆備科舉而精爽弘贍理相兼通
曾與諸僧共談儒教旁有講席參涉
闇聞兩聽同散竟以相聞覆述句義

並無一遺由此鄴下擅名遐邇馳聲
[illegible]
旦而對梗嚴毅守節自專至於都講
覆述勵懷非任世供道望銷聲避隱
有事不獲已者謙而受之夏居十二
鄴京創講名節既著言令若新稱事
歸依遂号為裕菩薩也皆從受戒三
聚大法自此廣焉因以導物為恒務
矣意存經領不在章句致有前後重
解言義不同云筌者會其宗歸循文
者失其宏趣會齊后淼患願講華嚴
照玄諸統舉裕以當法主四方一會
雅為稱先晴有雄雞一頭常隨眾聽
逮于講散乃大鳴高飛西南樹上經
夜而終俄令疾遂有慕斯亦通感之
明應也内宫由是施絮三百領裕
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勅召
德望並處其中國俸所資隆重相架
裕時聲為稱首今任官寺乃固讓曰
國意深重德非其人幸以此利授堪
受者其高謝榮時為類若此有善生
法供則受而無悔其攝引陶化又若
此也故其所行藏不為世情之所回
測矣年四十有七將隣知命便即登

一心想禪慮嚴向未盈炎涛晃陽盡 [illegible]
民聞風達請裕乘時弭濟不滯行程
便往赴焉至止講供常溢千人聽徒
嘉慶前後重疊後還鄴下與諸法師
連座談說齊安東王妻叔致部諸僧
次至裕前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異
異度即奉為戒師寶山一寺裕之經
始叔為施主傾撤金貝其濟德感人
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沒乃潛
形世壤衣以斬縗三升之布頭經麻
帶如喪考妣哲得佛法更始方龍舊
儀引同侶二十餘人居于聚落夜談
正理晝讀俗書學既採幽隨覽綴述
各有部類名如後列時屬儉歲粮粒
無路造卜書一卷令占之取價曰米
二升以為恒調既而言若知来疑者
業內得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詆塞
刀傷驗於今矣索取卜書對衆焚之
曰別自往須臾獲價卷席而歸所得
食調及時將返用供同厄遂有大隋
運興載昌釋教裕德光先彥即預掇
揚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創弘
講會延請諸僧並節前標擧法明

奇一期影響千計盈門裕當元帝允
副玄望有勅令並禮官略乃舉為都
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非其德
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既其德用非
器事理難從僉謂捨於此人則萬夫
經要後更伸請乃瘖遊燕趙五年行
化道振兩河開皇十年在洺州靈通
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言迷命報尼
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于明年文
帝崇仰釋門遠訪髦彥皆云裕德震
時望矣因下詔曰敬問相州大慈寺
靈裕法師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恒
願闡揚大乘護持正法法師梵行精
淳理義淵遠弘通玄教開導蒙瞽道
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四
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
朕意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曰咸陽之
厄驗於斯矣然命有隨遣可辭以疾
又曰業緣至矣聖亦難違乃步入長
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勅遣勞
待令住興善仍詔所司咸集僧望評
為國統眾議咸屬莫有異詞裕笑曰
當相通要何用之云遂表辭請還置

言許毅蕭覽表亮情從卽輟遣僕射
[illegible]
高穎等慰存統重又奏請留帝即下
勅令且往此裕曰一國之主歲無二
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聞人曰王
臣親附久有指言近則偏人輕法遠
則不無譏謗故吾斟酌向背可尋復
三勅固邀裕殷執如上帝語蘇威曰
朕知裕師經正是自在人識不可屈
節乃勅左僕射高頴右僕射蘇威納
旨虞慶則揔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
宣旨代帝受戒懺罪并送綾錦衣服
絹三百段助營山寺御自注額可号
靈泉資送優給有逾常准力步而
歸達于本邑顧而言曰往返之弊已
不亡乎由是勅問屢馳賜錫重沓稽
疑請決者不遠而至命風沐道者復
結於前矣裕末又住演空寺相州治
西東操彌堅履行逾肅帝聞之又下
詔曰敬問演空寺大德靈裕法師朕
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蒙
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首法門精誠
若此深副朕懷其為國主思問如此
類也又仁壽中年分布舍利諸州起

塔多有變瑞時人咸若為吉徵也裕
聞而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由雜白
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吉緣所為凶
兆衆衲不信之也俄而獻后文帝相
次昇遐一國素衣斷言有攜相州刺
史內陽公薛冑所住堂礎忽變為玉
冑謂為善徵也設齋慶之裕曰斯瑠
璃耳宜慎之戒之可禳之以福冑不
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
之邊裔追悔昔言不慎之晚矣又於
寒陵山所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正
營四層裕一旦急催曰一切無常事
有障絕通夜累構將結八重命令斷
作僅得施座安檻值晉陽事故生民
無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
見之明皆若此也於時鄴下昌言裕
師將過世矣道俗雲合同稟歸戒訪
傳音之無從裕亦信福命之云盡乃
示誨善惡勸諸門人從覺不愈至第
七日援筆制詩一首初篇哀速終曰
今日坐高堂明朝臥長棘一生聊已
竟來報將何息其二　悲永頌曰
命斷辭人路骸送鬼門前從今一別

後更會哉何守至衣告侍者曰痛令 [illegible]
在昔吾將去矣至于三更忽覺異香
滿室內外驚之裕韻慮口給念佛相
繼達于明相奄終于演空寺春秋
八十有八即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也哀動山世即殯於寶山靈泉寺側
起塔崇焉初裕清貞勅已正氣雲霄
器識堅明抗迹塵表師者傳探斯奇
得入身佩白光映照幽晦昕昧高視
瞻見遠近而來禁自守杜絕世煩度
度附道克念齋聖毋病綿慕延迁已
終中路聞之竟不親對老曰我未看
毋令何所看宜歸鄴寺為生來福耳
可略親愛如此之類至於弘法軌摸
万代宗轄志存遠大不局偏授故有
單講雙時雅為恒度略文對講生常
不經必有傳講要須延請供承顯仰
方登法座嘗有一處敷演將半因行
遊觀乃近誰圖問其本緣云是講主
所有裕曰弘法之始為遣過患惡業
未頓清遣焉在此講不可再也宜即
啟之使執錫持衣偃錫而出講主曰
法師但講此業易除可復未足憂之

便借倩村民犁具一時耕然四十畝
進擬種穀田斯道俗相依言行無瑕
一人而已其講悟也始微終著聲氣雄
遠辯對無滯言平重宣或一字盤桓動
移數日或一上之中便銷數卷及至
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乘機顯晦
致學者疑焉俗曰此大士之玄覩也
豈可以恒情而斷之故十夏初登為
為領袖傾敬或大德同集聞以謹情
及務之臨席無不肅然自持宣冉依
靜所以下座尼衆莫敢面參而性剛
威嚴服章儀弊貴達之與廝下承對
一焉去來自彼曾無迎送故通儒開
士稻巖請決藝術異能抱第呈解皆
頂受絕歎言不寫情可謂坐鎮雅俗
於斯人矣故鄙下說回衍法師伏道
不伏俗俗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
無思發言成論故也又營諸福業寺
宇盡儀後於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為
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面別鐫法
滅之相山幽林蔭言切事彰每春遊
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歔
欷而持操矣其遺迹或人如此自前

高僧傳卷九第十張

後行施悲敬兼之袈裟多為惠出過平
領疾苦所及設齋數多但得浮味洗
必奉僧身預倫伍旹無時納講授之
隊正面西方九所涕潜返而咽之一
報無棄示不妄涉口不浮詞人畜訓
誨絶於呵摘乃至貴問童稚誡約內
人自述已名彼号仁者旹言切斷閣
者泆流自有師資希附斯軌年登耳
順養衆兩堂簡以未具異室將撫言
行有濫即令出衆非律所許寺法不
停女人尼衆旹不授戒及所往房由
来禁約不令登践斯勵俗後代之弘
略也沙弥受具和上徳難故盡報不
行自餘師證至時臨衆若授以三聚
則七衆俗傳故使弘法之時方聽女
衆入寺並後入先出直往無留致有
法席清嚴嚮傳寓內侍者供給不預
沙弥僧制澄正無論主客內惟護法
外肅傢過身服清修不御綾綺垂裙
踝上四指衫袖僅與肘齊祇支極長
至脛而已設見衣制過度則處衆剖
之故方裙正背大氈被褥皮革上色
錢寶等物並不入房何況身履而為

[illegible]
資具勑又處儉之後數矣帶厭五羅
由来之布縱有續而或泯之患人
救之亦余錄則雖而曰世有幾閲
頗用以為邀名者時或違之裕曰吾
聞君子爭名小人爭利復何爲哉
曰名本利緣耳裕曰吾得利使大名
矣又曰此乃許為善相合曰猶勝負
必為羅也時人以為佳言其志行之
儀可無世範故傳者不瑕其節焉
自年二十即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
卷地持維摩波若疏各兩卷華嚴疏
及首歸合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
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義章四卷勝
鬘央掘壽觀仁王毗尼母往生論上
下生遺教等諸經各爲疏記成書此
量智論各抄五卷聖迹記兩卷佛法
東行記衆經宗要譯經體式受菩薩
戒法并戒本首尾注華嚴等經論序
太小乘同異論舍利目連傳御衆法
等各有聚類宗要可傳文判安民論
陶神論各十卷勸信釋宗論釋難成
熊論字本七卷莊紀老經式經兆緯
綑錄醫决符禁法文斷水畫字啓世

三寶記滅法記光師弟子十德記僧
制寺誥十怨十志頌齊亡消日頌觸
事申情頌寺破報應記孝經義記三
行四去頌詩評并雜集等五十餘卷
久行於世言無華侈微涉古制略情
取理者久而味之又凡授法意專行
用有返斯趣者告曰原聖人垂教教
被行人人既不行還同不學有違者
駈出斯又重法成人者也觀裕安民
陶神二論意在傳燈惠流民品篤識
高行此焉攸屬有黃龍沙門鄴中同
聽經論禪律因不吞妄行解相貫學
者傳之將返燕郡故來別裕乃致請
曰願垂示一言要法所謂即解即行
而能長益沙門道行者裕曰必如來
言臨別相告後將首路裕曰經誥禪
律恐雜聖心高僧一傳即凡景行輒
以相酬可為神用耳其人欣戴賫傳
還鄉斯寔規鑒物表撥悟有宗也又
生常處衆必先端首說戒羯磨無傳
欲法諷誦之術聞者如流當於京輦
入淨影寺正值布薩徑坐堂中見遠
公說欲裕抗聲曰慧遠讀疏而云法

事因緣衆僧聽戒可是魔説合座驚
起莊斥其言識者告達達起而詣堂
裕曰聞仁弘法身令易傳凡情尚爾
聖禁寧准達頂禮自識銜泣受之由
是至終達常赴集其生物信順皆若
此焉自東夏法流化儀異等至於立
教施行取信千載者裕其一矣
釋慧藏姓郝氏趙國平棘人十一出
家即流聽視未登冠具屢講涅槃剖
析深奇符契文旨及律儀圓備更業
毗尼行等明珠解逾前達末聽智論
十地華嚴般若等經論博見之學人
誰肯推但深窮性體義難抑伏皆仰
謝高斷罕不師焉年登不惑乃潛于
鵲山木食泉漿澄心玄奧研詳雖廣
而以華嚴為本宗洞盡幽微未測邪
正仰訴聖助布示是非登即夜降靈
感空中聲言是先聞斯吉因擇義
疏躬自傳揚經預學流普皆咨揖齊
主武成除書邀請於太極殿開華
嚴法侶雲繁士族咸集時共榮之為
大觀之盛也自尒專弘此部傳習弥
布屬周毀經道刻迹人間攝息塵霞

保護承紹隋初開法即預出家講散
幽旨歸途開悟化自東川風行草偃
行成達義德之誘仁水玉方心拔鈞
等曾故法雨常流仁風普扇致使道
俗慶其来蘇蒙心重其開弊開皇十
年文帝承欽德音遠遲徵請蒲輪就
降無爽綸言藏乗載立教利見大人
杖錫京華仍頻謁帝承明亟陳奥旨
凡所陶誘允副天心即六大德之一
也有勅加之殊礼故二紀之内四時
不墜後以般若釋論君唱者多至於
契賞皆無與尚時有沙門智穏僧朗
法彦等並京室德望神慧峯起俎承
舊習希奉新文乃請開講金剛般若
論藏氣截雲霞智隆時烈將欲救拯
焚溺即而濟之于時年属秋方思力
虛廓但控擧綱致標異新理統結詞
義言無浮汎故亞益之徒恐其聲止
皆崇而敬焉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遘疾卒於空觀寺春秋八十
有四臨終誠心瞻濟累屬露骸弟子
奉諱遵訣陳屍林麓捨骸修塔樹于
終南山至相寺之前峯焉立銘表德

隻光塔後沙門明則為製碑文見之　神高僧傳卷第九第三丈　張達

別集

釋智脫俗姓蔡氏其先濟陽考城人
也後因流宦故復為江都郡人焉祖
平齊新昌太守父達珎梁北兗州司
馬脫初誕之夕神光照室旬日之間
梏泉自涌斯盖智炬欲明法流將導之
徵也然其幼而風儀頴秀氣調清遠
七歲出家為鄴下頴法師弟子頴法
倡奮鴻輝門龍象華嚴十地冠絕章
流乃専經請道今陰無棄宮牆重仞
咸得其門久之又覩強師成實及毗
曇論分流異派濫觴必盡盤根錯節
遊刃有餘即於大衆便事覆講寫瓶
銖貫驗在於茲緇素嗟服咸高神略
時丹陽莊嚴寺嚼法師成論之美名
貫騰涌遠近朝宗獨步江表脫乃服義
下風思飡法味既適金陵研幾幽旨
精鋭詞理馳譽兩都每宴居避席請
談玄論嚼師深加賞讚稱為重器及
高座云亡三千咸在受命門徒以相
付囑乃續敷義席常轉法輪莊嚴之
部於斯寄盛既稍論主之知人又歎

傳燈之弘教故彫琢門侶無輟於時
衆侶百餘一期俊乂成其器者九十
許人擅此數揚之功今古罕類也陳
至德中帝請入內講說開悟惑動神
襟自都陽王伯山兄弟僕射壬克中
書王固等欽仰惟深並伸北面隋祖
留心法寶闡揚至教於岐陽宮建齋
發講有詔於脫先昇寶座乃遣舍人
崔君德宣旨曰昔獨步一方未足為
貴今為四海論主始見英才脫卽發
言抗論剖斷如流莫不緘口卷舌迴
車復路冕旒清耳屢動睟容群辟觧
頤日忘倦煬帝作牧邗江初建慧
日盛搜異藝海岳搜揚脫以慧業超
悟爰始霑預既處齊衡功倍勤業日
夕相係通明諸部而標勇無前出言
成論鼓激支派源有會宗故道場英
賢學門崇仰而脫雅為論士衆所推
湯後隨帝入京住日嚴寺建學士諸
嘗顯貴教善論講於卿奉命成化宣
揚大朝自江南成實並述義章至於
論文曾無簡涉脫憤激先達創開其
論命筆制疏消散有聞使徒溢由

來重新其美白帝居望苑大絹玄猷
以曉譽動物情下令使修論疏業已
條貫卷袟將成乃結為四十卷尋用
奏聞及獻后既崩福事宏顯乃召百
嚴英達五十許人承明內殿連時行
道尋又下令講淨名經儲后親臨躬
為咸集沙門吉藏命章元坐詞鋒奮
發掩蓋玄儒道俗僉然莫不傾首號
以同法相讓未得盡言藏乃顯德白
梵徽相指序文至三解脫門問曰
三解脫門以何簡射藏曰未解弩弦
何論放箭脫即引據徵勘超拔新奇
遂使投解莫從處坐緘默殿下乃分
品量德傑位演之既即席端便盡曾
聽仍令與道莊法師遞昇高座共談
玄理簡至無竭貴達咸欣嗣后嗟味
載形音旨頻遣庶子張衡殷勤稱敘
曰法師才學鈎深古今罕例仰觀談
說稱貫不虛覽所撰論疏光溢心目
可更造淨名疏及大小名數便給書
吏尋錄勒成釋二乘名數四卷淨名
疏十卷帝自披覽又遣畫工圖其形
於寶臺供養每風辞來儀未嘗不鞠

身致敬瞻仰遺塵有若真對[illegible]衣
[illegible]
珠法師撰成論文義十大卷文詞繁
福難於尋閱學者捐待莫敢刪正脫
乃研詳領要演暢惟新理在忘筌義
深功信奉軸因舊宗旨不昧當世咸
行無不欣慶斯可謂慈鏡拂而逾明
寶珠瑩而加彩是也仁壽末年龍飛
之始以晚夙昔敎學情在深衷賜帛
四百段用隆厥德也大業元年隨駕
雒邑二年暮冬見身有疾自強不息
猶事法筵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
智傳侍疾忽有異香滿室赤光照牖
即夜香水盥漱遺疏周悉端坐正念
以至無常時年六十有七乘輿震悼
賻贈優厚勑施物三百段喪事所須
隨由供給又勑黃門侍郎張衡監護
自晚之傳道也聲辯清徹衆莫之諠
標宗控引咸有聯類章疏雖古陳解
若新每至隱括必重疊研覈預在講
肆永袪含漠求文檢義功不虛絓自
見弘誘而成清範者罕繼斯塵矣初
晚每開講遍必與優塡瑞像西立
豈非偉特三寶功用均也又譜有疑

義旨所未了輙見光偕隨方解釋来 [illegible]
並之前夢一童子手執蓮華云天帝
釋遣来請講臨終之日又見此相觀
其春思通徹名高宇内妙感靈應夫
豈徒然凡講大品涅槃淨名思益各
三十許遍成論文玄各五十遍傳業
學士慧詮道灌詮聲德雙揚灌復立
貞換各踵數引知名當世又以其年
二月二十五日式建方墳於雒陽縣
金谷里之北邙山樹碑于側其文隋
秘書郎會稽虞世南撰 大業十年[illegible]之 亡後[illegible]藏公
[illegible]
釋法澄吳郡人少機警善談論文章
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興皇朗公講三
論至於教旨乖競者皆條理而通暢
焉末聚徒立講於江都開善寺常聽
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與淮海[illegible]
相趨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場澄披
召入妥時悟物引導無絶仁壽三年
奉令闡揚居于日嚴廣流視聽憲章
新致被講智論聲望弥重京師碩學
咸訝聞之煬帝從幸東都定鼎伊雒

後出清右國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道莊揚州建業人遊践經史聽習
玄論皆會其摽詣而儀止弘雅立性
滔然故少為同倫所尚初聽彭城寺
瓊法師禀受成實宗匠師表門學所
推瓊後年疾相侵將欲傳緒逈召學
徒宗猷顧命衆咸揖謝於莊允當遺
寄瓊曰莊公學業優奧識如弘遠理
副諸望用光於後然其首大足小終
無後成恐其徒轍餘宗可遂不行衆
議莊後果鄙小乘歸崇大法從興皇
朗法師聽酌四論一聞神悟擬慧孤
超後入內道場時聲洪鼓一寺榮望
无不預筵諮謁前疑披解無滯年德
既富皆敬而推焉帝昔處藩致書礼
問詩論嘉篇每令拍擊詞采豐逸屢
動人心未又追入京師住日嚴寺頻
蒙謁見酬抗新叙引處宮闈令其講
授言悟清華玄儒摠萃皆歎其博要
也晚出曲池日嚴本室又講法花直
叙經致不存文句著疏三卷皆風骨
雅趣師者衆焉煬帝初臨以莊留連
風推道味所流賜帛五百段氈四十

領隨駕東指因疾而卒於洛陽時年

[illegible]

八十二矣即大業之初也有集數十
卷多在淮南少流北壤

釋法論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荊州天
皇寺博通內外詞理鋒挺隱淪青溪
之覆舟山味重成實研洞文采談叙
之暇命筆題篇梁明帝重其雅素厚
礼徵召而性在虛閑不流世供葛屨
蒲服周平坐年隋煬在蕃遠聞令
德召入道場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
集皆共詢謀夌俗傳揚亟移歲序後
入京輦住日嚴寺文帝時幸仁壽論
往諮見特蒙接對躬事展礼帝美其
清悟為設淨饌於大寶殿登即在坐
上詩叙談帝從容觀玄覽今古高祖
重加歎賞及晉王之處春坊優礼彌
厚中使慰沃絡繹相尋大業元年將
移東闕下勅賜[illegible]學
物故其道望帝后咸供之隆重為類
此也因隨駕至洛不久而終時年七
十八矣皇上哀悼賻贈有加仍勅所
在傳送葬于荊楚自論文初標宗
尚文將雖外涉玄儒而內弘佛教所

[illegible]
以參琛嘗付皆叙釋風當即續叙名
僧將成卷奏未就而卒本遂不行頗
淮高德有堅者衆矣有別集八卷行世
釋僧粲姓孫氏汴州陳留人也幼年
尚道遊學為務河北江南東西關隴
觸地皆須羅不通經故涉歷三國備
嘗陳周諸有法肆無有虛踐二辯問
善博尋洞遂古今風徽遐迹自号為
三國論師機諸動人是所長也開皇
十年迎入帝里勅住興善頻經寺任
綱諸法衆治績著聲十七年下勅補
為二十五衆第一摩訶衍匠故著十
種大乘論一通二平三逆四順五接
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即十中道並援
量經論大開軌轍亦初學之巧便也
仍於弘化寺教通此論以攝學衆又
著十地論兩卷窮討幽致散決積疑
仁壽二年文帝下勅置塔諸州所司
量遣大德多非耆齒粲欲開闡佛種
廣布皇風躬率同倫洪遵律師等參
預使任及將發京輦面別帝庭天子
親授靈骨慰問優渥粲曰陛下爲當
弘奇汲聖蹤粲等仰會慈明不勝

[illegible]上
欣幸嘗之折老用餅朝望帝大悅曰
法師等嘗又不以欲還鄉撲親里
化宜令所司備礼各送本州余回本
勑送舍利于汴州福廣寺初達公部
異香滿院充塞如煙及將下塔還動
香氣如前遂勃又放青光映覆寶帳
寺有舍利亦放青光與今送者光色
相亂又現赤光當佛殿上可高五尺復
現青赤雜光在寺門上三色交映良
久乃沒柰具表聞詳于别傳仁壽年
末又勑置塔於滑州修德寺初停舍
宇夜放黃光遍滿一室千人同見後
放五色食頃方滅自余求者輒現不
可殫言及至塔寺夜別放光乃照一
寺與晝無別有趙咸德者患目積年
蒙照平復當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
空雲五色間錯或如賢聖仙人龍鳳
林樹等象峙于雲內數万士女嗟詠
成音前後往使皆感靈瑞文帝歎重
更加敬仰時李宗有道士褚揉者鄉
本江表陳破入京既處玄都道左之
望探微窮妙擬閑三玄學尠宗師情
無推尚每講莊老參以聽睬或以義

未或以機責隨採聲相即勢沉滯注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十張　通
講者逸泉起轉如風卷故王公大人
莫不解頤撫髀討斯權變帝下勅
令採講老經公卿畢至惟沙門不許
預坐衆聞之不忍其術乃率其門人
十餘携以行狀徑至館所防衛嚴設
都無畏憚直入講會人不敢遮擇序
王將了都無命及衆因其不命抗言
激刺詞若俳諧義寔張詮既無以通
講席因散群僚以事聞上帝曰斯朕
之福也得與之同時隋齊王暕見礼
下筵欽茲歎咽常欲見其談說致於
法會有沙門吉藏者神辯飛玄望重
當世王每懷摧削將傾折之以大業
五年於西京本第盛引論士三十餘
人令藏登座咸承群難時衆以為榮
會也皆參預焉衆為論士英華命章
標問義筵聽者謂藏無以酬及聯舉
接解謂衆無以嗣往還抗敘四十餘
翻藏猶開折不滯王止之更令次座
接難義聲纔卷衆又續前難勢更
延累閭還得二三十翻終于下座莫
不脅佘時人合異藏通贍坐制就敵重

參綜接他詞慧發鋒挺從午至夕無
何而退王起執衆手而謝曰名不虛
稱見之今日矣躬奉麈尾什物用顯
其辯功焉而行攝專貞不含華麦
禪定讚起名德待之道行既隆冣初
勑命衆以高位厚味沉累者多苦辭
不就以大業九年卒於興善春秋八
十有五弟子僧鸞僧鳳並以繼軌馳
名鸞本姓王名為大業八歲通禮十
歲講傳於江都夙有驚俗之譽及投
簪佛種經論有聞隋末返俗唐初出
仕位至給事中鳳有別傳自光徽續

續高僧傳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